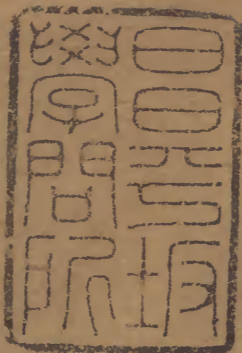


南董釋史劄

第廿三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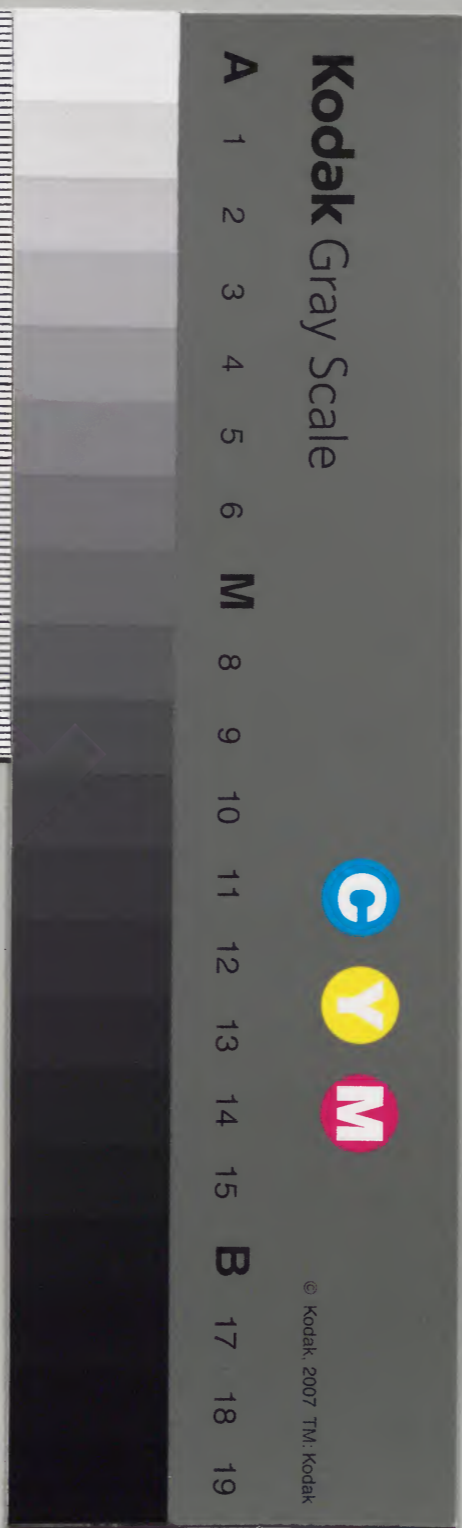
遺摭



漢書門			
八	八	七	七
二	八	八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八	七	七
冊	架	函	號
二	八	八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77	
冊數	24	(23)	
函號	286	187	



吳郡李 瑋子玉葉

應縣 林時對

黃宗炎

右文學 唱行 列傳 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

釋史摭遺卷十三目錄

淺草文庫

吳郡李

瑤子玉纂

列傳十三

傅山

應撝謙

林時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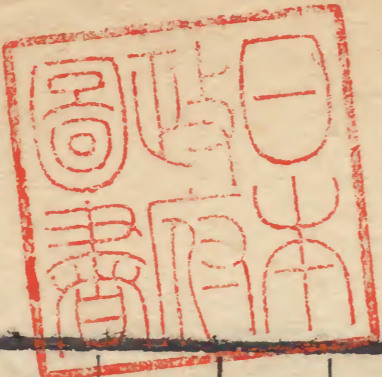
顧炎武

黃宗羲

黃宗炎

右文學儒行列傳第十三

歎虐當其殘山賸水之局不有志節之士以品行勵人心以文章維世道則一綫之原幾於淪矣矧夫嗇廬潛齋繭菴者之孤介絕俗如亭林



者之爲孝子爲奇士爲天下可一不可二之人
如太沖者之爲孤忠爲碩德爲後世誦之念之
之故老哉當其時儒行中豈勵如斯數輩而已
惟末節之以遜世自高者不列此

釋史摭遺卷十三

列傳十三

傅山陽曲人字青主號嗇廬別署朱衣道人亦曰公
之它亦曰石道人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六歲啖黃
精不樂穀食強之乃飯少讀書上口卽成誦顧任俠
見天下喪亂諸薦紳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
氣節不與時媿嬰提學袁繼威爲巡按張孫振所誣
孫振故奄黨乃約其同學曹良直等詣甌使三上書
訟之不得達遂自伏闕陳情時撫軍吳甡亦直袁竟

得雪以是名聞天下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
復出已而良直任兵科山貽以書曰諫官當言天下
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良直瞿然卽疏劾首輔
周延儒及錦衣駱養性直聲大震山少長晉中得其
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不屑爲空言時晉撫
爲蔡懋德講學於三立書院因寇亟論及軍政軍器
之屬往聽之歸曰迂哉公言非可以起行者也甲申
夢天帝賜之黃冠衣朱衣居士穴以養母次年袁繼
咸爲左夢庚挾至燕邸寄難中詩曰晉士惟門下知
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
也山得書慟哭曰公平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
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歿門人有以奇計
救之者始得免於是深自詫恨恨以爲不如速歿之
爲愈而其仰視天俛畫地者竝未嘗一日止如是者
凡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
客接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於此間
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
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亦遺

民也以不謹得疾歿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歿者有幾何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估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素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已亂真已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此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棄去復學顏曰學書之法寧拙毋巧

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山非屢言書也山旣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其子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入山樵采置書擔頭休擔則取讀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之問郎君安在曰少需俄而有負薪者歸山呼曰孺子來前肅容吏部頗驚抵暮令之伴客寢則與叙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荅詰朝謝曰吾甚慙於郎君也山故喜苦酒自稱老蘂禪眉亦自稱曰小蘂禪或出遊眉與子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

史騷選諸書詰且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其家學
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籬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
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戊午

天子有大科之命時年七十有四當事薦之而眉以
病先卒山固辭稱疾有司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
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相國而下公
卿畢至山卧牀不具禮遂以老病聞

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

恩賜以官山與杜紫峯雖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

蒙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山曰

朝廷恩命出自格外先生雖病其爲我強入一謝意
不可復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以竹榻舁之
入望見

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次日遽
歸在廷諸賢皆出城送之山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
無累哉既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
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
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

應撝謙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仁和人父尙倫
故孝子撝謙生而有文在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
少卽以斯道爲已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
志之士曰虞峻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恒爲狷社取有
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盛杭則讀書社小築
社登樓社然不過以文詞相雄長撝謙於其中稍後
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勵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
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撝謙終不肯入私
室母卒除喪始成禮性坦白直諒表裏洞然於遺經
皆實踐力行之不以勦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勸
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
言遽色所居勵足蔽風雨簞瓢屢空晏如也生平不
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兵象也奉親逃之
山中旣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
唯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著書
戊午閣學合肥李天馥同里項景襄以大科薦之輿
床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却聘實病不能行俄撫軍
范承謨知其名又薦之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

懼夫所謂名高者海寧許令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
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旣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
也扁舟至其縣報謁令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乃遂
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
所以長客氣也令默然不怡旣出卽解維疾行弟子
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卽至何愒也笑曰使君好事吾
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
則非我心所安行已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稽叔子
以志局召辭之則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

益撫謙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
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以視齶歸於故舊皆有
所餽撫謙獨不受一日遇諸塗盛暑衣木棉衣蕉萃
躑躅御史者歸以越葛二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
人一絲然此區區者非盜跖物聊以消暑幸毋拒輒
謝曰昨偶感寒耳感厚意然吾自有絺綌實不需卒
舉還之及門弟子致多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
里中一少年使酒素無厲忽來聽講門下弗納撫謙
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

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酒如故一日醉持刀欲擊人於道沟沟莫能阻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及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盍歸乎乃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不足於心病革尙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年六十有九素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如干卷

摭遺曰潛齋自作無悶先生傳蓋其自道也其論易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亦別自有名理先生踐履篤實涵養冲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

林時對字殿颺學者稱爲繭菴先生鄞人崇禎己卯庚辰連薦成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踰年以使淮藩出旋以憂去又踰年南都亾踰歸里魯王監國從戎江干累遷太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及事去杜門不出又十有八年而終方其少也執
經倪文正元璐門下既釋褐諸先哲皆重之多所指
授常熟錢侍郎謙益聞其名招致之不遑於同官最
與劉中藻陸培沈宸荃相暱或曰冷官索莫何以自
遣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其居制歸里錢肅樂一見
契之及在科中時局正恣昏狂乃以輪對三上摺言
史督相可法之軍江北所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
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
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右翰林檢討方以智

忠孝世家間關南來不當誣以傳會之說竝留中不
下當是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獨掌科熊汝霖掌道
章正宸清望諤諤顧皆引之爲助阮大鍼深惡之乃
嗾方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遂與同里沈履祥偕去
截江之役孫嘉績故時對庚辰房師挽以共事熊章
錢沈交章上薦起佐嘉績幕務每有封事多遭阻格
中樞余煌歎息語以不能力持爲媿前御史姜垓兄
弟避地天台以謂人望請召之御史不至其弟垓赴
軍時對力主渡江汝霖之下海寧實力贊之蓋自喪

亂以來所見之可紀者祇此而已諸方既定亳社終墟而年尙未四十一腔熱血旁魄無寄轉徙山海及歸家門破碎乃博訪國難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兵老退卒隨所聞見折衷而論定之斜日荒江以此自消其磊塊已而徵車四出名亦豫之以病力辭有同年來訪出處者荅之曰此事寧容商諸人耶吾志自定爲君謀寧有殊同年媿其言而止素論人物不少假借未幾咸淳諸老凋落殆盡時對獨踰大耋幅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于是悒悒彌甚乃令小胥

昇籃輿遍行坊市遇有場頭演劇輒駐輿視之輿之所至五尺童子俱讓道一日至湖上遠望場間不辨何曲但見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賊破京師也因狂號自籃輿撞身下踣地暈絕流血滿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棹是日爲之罷劇嗣是不復出揜關咄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聞

摭遺曰先生所著繭菴逸史闕而不完存世者惟詩史四卷嘗語人曰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譌錯十五出於傳聞是君子之過鄒漪明

季遺聞則有心淆亂黑白是小人之過

顧炎武字寧人原名絳乙酉後改名或自署曰蔣山
備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
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
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
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
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
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
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

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
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
邊塞亭障無不了然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
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乙酉夏奉母避兵
常熟之郊旣應崑山令楊永言之徵與嘉定諸生吳
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鄭撫王永祚以從夏允彝
於吳淞中授爲兵部司務事旣不克永言行遁去其
沆歿之炎武與莊幸得脫而母氏王遂不食卒遺言
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

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母喪未葬不果次年幾豫
吳勝兆之旤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顧雖世籍江南
而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譖已亦
甚厭羣屣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
之疑衆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旣抱故國之戚焦原
毒浪日無寧暑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
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
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春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
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
見其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四謁孝陵歸持
之急乃欲告爲通海爰武亟往禽之數其臯湛之水
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之不繫訟曹而
卽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爲之求救於錢謙益
者欲自稱門下而後可其人知必不許而懼失之援
乃私自書一刺與之旣而聞之亟索刺還不得遂列
揭通衢以自白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振飛子僑
居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
而事解於是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長

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
外歸至昌平謁長陵圖而記之次年還江南以覽山
水之未盡者六謁孝陵東遊至會稽已復北謁思陵
由太原大同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旤作幸
而得脫甲辰四謁思陵畢迺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
之東初其居東也以其地溼不欲久畱每言馬伏波
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
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
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越明年自

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事多株
連奴計得復指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義錄爲炎武作
首之書中列名者三百人時在京師馳赴山東聽勘
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親至歷下急告有力者獄始
白復入京五謁思陵自是遄還河北諸邊塞者幾十
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徧觀四方其
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
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亦能見天
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

之遙若志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置田五十畷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嘗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每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呼老兵退卒詢曲折或與平昔所聞不合卽坊肆中發書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有所遺忘則卽坊肆中發書熟復之時有鉅公者以史事自任具書招之畲以願一歿自謝最下則逃之世外遂止戊午

詔舉大科諸鉅公爭欲致之乃豫語諸門人之在京者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歿及大修明史當事又將特薦之竟請以身殉始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名不愈高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譬夫嬖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歿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得名招逼迫幾凶歿雖曰威武不屈然名之爲累則已甚又況東林覆轍之進於此乎有求其文者

則曰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
淮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
不誠山斗乎其論學則曰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
以禮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
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
不肅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已遊其四
歲饑乃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炎武旣負用世之畧
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

隨厲卽饒足尙書徐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常振
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所宗累書迎請南歸願
分別業爲之買田以報終不至或敬之對曰管歲孤
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
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尙滔滔猶吾大夫未見
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妻卒於里中
僅寄詩輓之次年竟客歿華陰年六十九無子徐尙
書爲之立其從孫洪慎以承祀門人奉喪歸葬崑山
吳江潘耒高弟也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

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

撫遺曰王高士不菴云寧人身負沉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于客歿噫可痛也謝山全氏曰歷年漸遠世之能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其大節而妄爲之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

黃宗羲字太冲海內稱爲梨洲先生餘姚人垂髫讀書卽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父尊素任京邸夜分秉燭觀書輒不及經藝尊素爲楊左同志逆奄勢張諸賢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宗義獨得侍側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尊素歿詔獄事詳明史而門戶艱脆宗羲以伯子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畢每嗚嗚然哭顧又不敢令母知莊烈卽位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歿奄難者贈官三品予諡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

子尊素諡忠端宗羲既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
蓋其父之削籍初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
寅之旤者也有旨刑部作速究問得會訊許顯純崔
應元及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蔽體顯純自訴
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宗羲曰顯純與奄
構難忠良盡歿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
王高煦尙不免誅况皇后外親乎二人卒論斬妻子
流徙因又毆應元胸拔其鬚歸而設祭又與先時同
難諸子弟共錐獄卒二人應時斃時欽程歸入逆案
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
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質宗羲
立奏之謂實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於
對簿時復以錐錐之然丙寅之旤確由永貞填寫空
本故永貞論歿而實未減獄竟偕諸家子弟設祭獄
門哭聲如雷達禁中莊烈聞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
朕懷洎歸治葬事畢肆力於學當忠端之被逮也嘗
言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遂自有明十三朝實錄上
遡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旁求之九流

百家無所不窺已而憤科舉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
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諸藏書家窮年搜討游
屐所至故徧搜故書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爲常是
時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以忠端遺命從之游而越
中承海門周氏之緒授儒入釋爲之魁者石梁陶奭
齡狂瀾鼓衆姚江之緒幾於是壞宗周憂之未有以
爲計宗羲年尙少奮然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高材
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推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章
諸子皆以名德重而禦侮之助莫如宗羲蕺山之學
專言心性漳浦黃道周則兼及象數當時擬之程邵
兩家因出已所治律歷諸說相疏證多不謀合一時
老宿聞其名競延致之閣學文文肅震孟見其行卷
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
望竝負異才皆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儒林中有
東澗三黃之目南都作防亂揭攻阮大鍼東林子弟
推無錫顧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宗羲居首大鍼
恨之刺骨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
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寒奸人之膽王

午入京周延儒欲薦爲中書力辭不就一日聞市中
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遽南下已而大清兵果入口
甲申難作大鉞驟起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
盡殺之時方至南中上書闕下而旣作姚江里中有
奄黨首糾劉宗周三弟子祁與章尙列名仕籍而
宗羲徒以人望亦挂彈章聞者駭之遂與杲竝逮母
氏姚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揭中人士如陳
貞慧周鏞俱逮至論歿沈壽民吳應箕沈士柱等亾
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左良玉軍晉陽之甲雖良玉
自爲然大鉞以爲揭中人所爲咸惴惴不保駕帖未
出而南中歸命宗羲踉蹌還淞東會孫嘉績熊汝霖
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因糾合黃竹浦宗族子弟數
百人隨諸軍於江上人共呼之爲世忠營請援李泌
客從之義以布衣參軍事不許授職方尋以嘉績及
柯夏卿等交薦改監察御史兼舊官方王跋扈諸亂
兵因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浦乍浮海至餘姚大掠
職方王正中方行縣事集兵擊殺之亂兵大譟有欲
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宗羲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

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辜之有監國是之尋以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厯殞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當殺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宜使立功自贖宗羲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若日於江上鳴鼓放船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何能支何守之爲又言崇明爲江海門戶曷以兵擾之分江上之勢不能用尋張國柱浮海至諸營大震廷議欲爵以伯曰如此則益橫已且何以待後請署將軍足矣從之當是捨攘之際持議嶽嶽悍帥亦懾於義而不敢有加自其力陳西渡策惟汝霖嘗再以所部火攻之旣而盡以營卒付之因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爲之仁從子能以忠義自奮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相撓故熊錢諸督師皆不得餉而正中與世忠二營獨不乏食海寧職方查繼佐軍亂披髮走入營踞床

下迺呼其兵責之以定遂偕繼佐渡海劄潭山烽火徧淞西太僕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尙寶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來會議由海寧取海鹽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奭等爲內應會大兵纂嚴不得前少頓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廢然歸因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尙五百餘人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善與山民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旤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歿之無所歸而跡捕累及復走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爵爲言諸營之強而乃心王室者莫如王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論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而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鞞刀待命蕩湖伯阮駿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有異同旤立致如熊汝霖非命歿

劉中藻失援歿錢肅樂憂歿宗羲既失兵日與尙書
吳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
麻嘗其從亾也母氏尙居故里而

朝廷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宗羲聞
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吾吾所以栖栖不忍去
今方寸既亂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亟陳情監國得請
鍾巒迺掉三板船送之數十里嗚咽濤中遂變姓名
間行歸家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洲復召之副馮京
第乞師日本抵長埭不得請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

士自以爲從桑海中來杜門匿景東遷西徙靡有寧
居而名懸象魏又有上變者以之爲首時方搜勦沿
海諸寨之竊伏與海上相首尾者諸山寨相繼滅亾
其弟宗炎首以交通馮京第有狀被縛刑已有日乃
潛至鄞計脫之辛卯夏秋之交遣使入海告驚令爲
備後復連有牽涉幸而不歿熊汝霖妻孥被逮將入
燕獨爲調護脫之其後海氛漸滅無復有望乃奉其
母返里門於是始畢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
至矣嘗自謂受業葢山時頗熹爲志節斬斬一流不

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胸
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不以少年
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旣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
於越中以申蕺山餘緒復東之鄞西之海寧皆主講
席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大府皆
請之開講不得已應之非其志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廌以詩敦促就道
再辭以免未幾方藹奉 詔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
脩明史將徵之備顧問督撫以禮來聘時以母旣耄

期已亦老病又辭之朝論必不可致請 勅下浙撫

鈔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其子百家得預參史
局事自後屢蒙

聖祖存問歎爲得人之難以乙亥秋卒於里中年至
八十有六

摭遺曰時湯文正公斌爲工部尙書嘗曰黃先生
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
庚午刑部尙書徐公乾學因侍直

上訪及遺獻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

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
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因歎得人之難如此謝
山全氏云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歿之餘迺
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
貞元之運護之矣戊辰冬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
中置石床不具棺槨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
陳希夷例戒子弟無違蓋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
於邀朽故也遺命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平居所
著書至千數百卷之多其目不及備載

黃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世稱鷓鴣先生崇禎中以
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畧與伯子宗羲等而畧岸幾
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其弟約以閉關盡讀天下
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兄弟盡帥家丁荷戈
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壩宗羲西下
海昌宗炎留龕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
狂走八四明山之道巖參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諸
寨間庚寅山寨軍殲宗炎亦被縛京第之嫂宗炎妻
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歿牢戶中宗羲東至鄞

謀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尙書鄴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與高且中等爲畫策而方僧木欲挺身請之幕府道濟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旣至法場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宗炎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郎戶部子程也鄴之諸遺民畢至爲之解縛置酒慰驚魂陶然而醉隔岸聞絃管聲棹小舟往聽之尋自取調之曰廣陵椒幸無恙哉未幾京第故部復合復

與共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以帑寄兄弟輩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宗羲歎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於海昌石門之間以自給或以古篆爲人鐫花乳石印或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屏軸或爲人製硯其賈值皆有定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生平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所出授旣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論八卦方位凡數千言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

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出自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亦嗛嗛莫敢盡至宗炎而悉排之酷嗜古玩一日遊金陵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一空亂後楸失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鑪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歎曰奪我希世珍天真扼我然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繙澹歸徧行堂集澹歸卽金堡披緇後名笑曰甚矣此老之耄也不爲雪菴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託鉢之堂頭又盡書之於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問學則

曰諸子收拾自己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歛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淒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頽唐大似誠齋性極僻雖其伯兄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耳其論小學雖好竒字

謂然楊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六書會通乃歎其奇而不詭於法也其憂患學易一書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并六書會通諸集故居不戒於火俱不存

摭遺曰或云晦木晚年嘗作一石函錮其所著述於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及其子卒而莫知所在非火也

案姚江黃氏伯仲當時以其名懸象魏不免嫌諱相因無敢爲之傳者及全氏之文出而曲折始詳以太冲之理學文章特邀

聖鑑固炳炳百世者矣然其志節惟在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亾諸大案故摭遺詳其前事而於被徵以後則從畧也晦木之行與伯子少有殊致故別立一傳若澤望宗會則含貞自晦嘗遜迹空門矣當不得與諸兄竝列俟另補

繹史摭遺卷十三終

繹史摭遺卷十四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列傳十四

徐枋 李天植 邵以貫

沈昀 錢允繡 陸世儀

石啓民 徐芳聲 蔡仲光

畫網巾先生 二僕

右逸民獨行列傳摭遺第十四

正叔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昭法因仲甸華

三君子其庶幾之澗上川上至今仰其風節也
彼畫網巾先生者宛轉劍鋒矢鏑之間而自以
留姓名爲辱身則其志爲尤苦且二僕亦人奴
耳從故主於孤窮危躓之餘而恬然以殉此又
文丞相所不能得於余元慶者可不敬哉

繹史摭遺卷十四

列傳十四

徐枋字昭法號俟齋崇禎壬午舉於鄉爲故詹事汧
之子海內三高士之一也初丁國難避地汾湖已遷
蘆區遷金墅迨來靈巖支硎間及定卜澗上遂老焉
枋痛父歿節故不入城及老澗上并不入市長年禁
足以書畫自娛雖達官貴人訪之輒踰垣避去凡有
所遺悉屏却是時以撫軍湯文正之賢欲致一絲一
粟而不可迺屏騎徒步啟門者再卒不見平居違來

者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及南嶽和尚洪儲也洪儲每以香火資周其急曰此世外清淨食得獨蓄以故澗上之得安止者多洪儲力嘗豢一驢甚馴而通人意日用間有所需則以所作書畫卷置一麓駕於背驅之驢乃獨行至城立城闔間市人見之謂高士驢至亟取其卷爭以日用所需之物納諸麓遂返所居當天平山麓平遠清勝自題之曰澗上草堂既卒其門下卽以之爲祠

撫遺曰俟齋徐先生澗上草堂至今春蘭秋菊之祀猶綿其澤當時理先生之事者於南嶽大師外更有山陰戴先生南枝嘉善吳先生稽田蓋先生之得安於澗上也爲南嶽力其身後則皆南枝之力也先生旣却湯文正之聘易簣時遺命并不受弔而託殯事於南枝故漫堂宋公爲提唱風雅者輒以不得一致賻襚於先生爲歎是南枝稽田特爲先生素心之交且篤者也

謝山全氏曰稽田生平踪跡頗與徐先生相反而實爲同德蓋二公故郎舅也稽田抱劉琨祖逖之

志而又欲雪其王哀之恥故終身冥行不返家園先生之初於汾湖於蘆區則依稽田及於金壑則稽田依先生因共往來靈巖支硎間既又同棲積翠及居澗上稽田每自北來但過先生而不入其家先生集中以儲公之賢言之不一而足而於南枝則未及凡呼遠公者皆稽田也稽田一生逐日奔走中原不得稍洩其志歿葬膠東以明其蹈海之憤白其恨不願首邱之是非大招廣招所能致也且由是而知徐先生之高蹈非石隱者流也

李天植字因仲學者稱爲蜃園先生平湖之乍浦鎮人崇禎癸酉舉於鄉先世有隱德少而蕭傲其於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無欲則心真心真則情摯情摯則氣厚時時以誨學者亦頗耽清言浦上之以科名起者自天植始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爲有隱慝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或言其國難後改名非洵遭喪亂遣妾遣婢殆盡尙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并家具一切分畀所後子震與其女遂自髡其髮

別其妻逕入陳山隱足不至城市訓山中童子以自給其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陳山之僧開堂以避喧始返其蜃園復與妻居賣文取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棕鞋竹筥以佐之時有好事者約爲月給供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踰垣避其所著詩賦皆弔甲申以來之殉節者蜃園者乍浦勝地可以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家益困不復能保其園乃以妻委之壻家而身寄食於僧寺戚友憐之相與贖蜃園歸之於是復與妻居則年已七十矣所後子震亦

稟其教棄諸生願以謀食走四方二老相對時絕食迺歎曰吾本爲長造之謀顧蠟屐未能乘桴又未能至於今日悔之無及待歿而已有餽之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玉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但存二楹耳已失聰又苦下墜終日仰卧客至以粉版相問答魏凝叔自江西來造其廬相對而泣臨別以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凝叔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乃納之凝叔因屬曹侍郎倦圃糾同志復爲繼粟之舉且謀其身後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

不食人食聽其餓歾可矣俄而使至則言果堅拒不
受凝叔歎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未幾竟餓歾

摭遺曰乍浦同時有鄭嬰垣者孤介絕俗與蜃園
先生稱金石交先數年於大雪中以凍歾 凝叔
自言爲淺信也但知爲先生謀食而不知爲先生
謀施食之人夫倦圃 新朝之貴人也先生肯食
其食亦何待凝叔故俟齋之在吳中能食之者惟
一退翁禪師餘莫能也俟齋聞凝叔之舉而卜其
必不食亦可謂相知以心者矣

卻以貫字得魯餘姚人門材最盛少與兄以發齊名
性狷潔日講求有用之學時遭飢饉倡設義倉桑梓
德之已國難大作幾欲歾以其母在不得遂髡髮爲
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
張廷賓也亦姚產乃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尋以
省母得返故居時黃忠端尊素第三子澤望志節夙
近至是來同居其潭上園中夜相與讀謝臯羽遊錄
輒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
明二百八十峯近在卧榻當使峯峯有吾二人屐齒

於是遍忝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而二人者冠服竒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不爲苦一日忽入絕谷罔知所嚮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陟吾地也止二人宿曰是名石屋山僕爲陳從之嘗監故孫公碩膚軍公歿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接因相顧而歎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語人曰得魯自甲申後頰輔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迺子然無所嚮遂棄家投四明山中時尙有一妾不忍判亦自爲尼偕隱山中之楊菴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外此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竝卒

撫遺曰諸大家於國初遺民爲之傳者多矣而得魯邵先生事獨軼全氏得之今節其大槩焉沈昀字朗思號甸華仁和人年十六爲名諸生從劉宗周於越中甲申之變年二十七卽棄諸生業甘作首陽之餓以刻苦清勵自守聞四方之士有賢者卽

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然亦不肯妄有交取
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
階前馬蘭草食之聞者餽之米不受固請則固辭時
餓已甚宛轉辭謝而益困遂仆于地其人皇駭去良
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嘗展宗周
墓徒步來遑里中子弟習知其清節有好事者極意
爲繼粟繼月之舉而卒莫敢前殘明講學習氣戢山
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昀獨曰道在躬行但
滕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
今日之事何如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
半卒年六十三

摭遺曰沈先生與潛齋應先生交最醇沒後無以
殮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曰
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之潛齋之徒姚生者曰如
某何如曰子篤行乃先生夙許殆可也于是姚生
遂殮而葬之湖上全氏曰世或有知潛齋者而沈
先生則沉冥也潛齋與之淳心篤行師表人倫乃
其風節殊絕如此

錢允繡字聖月號蟄菴故大學士肅樂從弟少負異才侍其父僑居硤石盡交浙西諸名士既遊吳中宛中南中又盡交江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遊江浙間因盡交天下諸名士年甫及冠而諸宿老俱重之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可法請急引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艘弗齎盜糧可法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福王稱制累言於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爲憂陳潛夫按河南檄光繡知舞陽縣以親老辭而於周鑣之獄則悉力營救南都破肅樂方舉兵江上乃獨居硤中惟隔一水竟不赴吳中起義硤中舉兵應之允繡亦不豫蓋雖爲故國常抱杞人憂而逆知時事犯手之難故置身局外卒無不如其所料丙戌以後頽然自放生平師友半歿劍鏃所之有山陽之痛遂以佞佛晦之別署其號曰寒灰道人居吳中久迺移吳中習談諧四出必有名理一茗一粥非手製無可意雖曰佞佛輒旦旦啖龜羹炙牛心飲醇酒不置逃儒入墨固其宿根所近然亦半觸於時之所激故未嘗不一呈露本色也時

蕭樂家方被籍隱欲爲之紓家難適招撫嚴我公至
往見之嚴欲召以贊畫且有薦之修玉牒者因辭絕
蕭樂旣殉諸弟遠去獨修其祝版之文悽感行路從
兄肅凱向有隙以江寧推官罹刑懼家門不保託以
幼子竟力任之時吳越諸野老多以不仕養高而牧
守干謁仍不廢因作長謠諷之云昔日夷齊以餓歿
今日夷齊以飽歿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枵腹
歿今日聞者惕然尙繡平居蘊籍性成雖困厄不少
減然感懷家國漸至蕉萃竟成心疾以自裁歿

撫遺曰錢氏諸弟無不盡命於國其得槃桓牖下
者獨蟄庵一人然卒不能以壽終亦可哀也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太倉人少好養生之說而旣
弃去一於敬天敬心之學錢肅樂爲州牧竒之曰他
日必以魁儒著流寇日甚世儀謂平賊在良將尤在
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諸生不當拘資地
但有文武幹畧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
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
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

封疆也時不能用國公上書南都復不用又嘗參人
軍事既解鑿池寬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桴亭
之名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哭肅樂歸始應諸生請
講學東林毗陵間尋還里當事者累欲薦之力辭不
出浙之西安葉靜遠戴山高翁也千里貽書與之討
論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尋卒

摭遺曰全氏言

國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州

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
而歎其學之邈也因仿濫公所作文中子傳例而

采其粹言爲傳當其講學里中諸生嘗問知行先
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
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可以概而論之
及其至也真知卽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
而言之聞者無不歎服

石啓明字亮天號介于蕭山人崇禎元年以恩選入
貢幼穎悟讀書過目不忘間里竒其才赴都後授河
間府推官風采隱然凡屯務馬政緝匪備邊諸要釐
然悉舉長吏奏其能特擢密雲僉事甫一年而京師

陷四方鼎沸乃馳赴淮陽集兵勤王閣部史可法卽
題授滁和兵備累著戰守之績南中覆掛冠歸里日
與浮屠氏談禪悅自晦順治初當事薦之力却之惟
膺大賓之席而已年六十餘卒

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光字子伯原名士京一字大敬
蕭山兩高士也才名素相泐而高尙之名亦與齊天
啓丁卯芳聲父子同舉省試主者斥子而取其父明
徵卷爲書經冠明徵曰吾冠一經無所媿吾媿者特
吾兒耳時甫弱冠所試無大小必第一四方論文之

家每耻不得與芳聲交而仲光之學則益主居敬者
也甲申之變兩人集同學子弟哭孔氏廟三日旣而
芳聲入潘山隱稱潘山楚人嘗曰讀書貴有用也自
憯其經濟不爲天下用思以言嬗後因著兵農禮樂
諸有用書而于兵尤詳別輯兵書數十卷凡運籌指
顧制械實屯設竈無不簡覈以闢從前之虛言兵者
嘉興徐仲威於鄉闡慮策及兵政忽夢關侯告之曰
蕭山徐生讒言兵盍師之仲威卽晉謁而語以故乃
盡授之初里中翁德洪何之杰張杉毛甦交最得德

洪字緘若乙酉闔家以義歿姓受聘應制科芳聲仲
允留之不得乃各爲文贈行寓意切劇姓佩之至都
都人士問兩君者踵至嘗謁益都馮相國于私宅升
階見左廂朱扉間大書蕭山徐芳聲字徽之蔡仲允
字子伯十四字其足不出戶而名達都下者如此會
朝廷恢復西南大赦詔徵天下山林隱逸之士侍讀
湯斌侍講施閏章聯名具薦以例由外入貢於是蕭
山知縣姚文熊以益都命特賚書幣親造門徵之芳
聲仲允竝却之芳聲年八十四卒于貞節里已而毛
姓歸里詣仲允請見時仲允棲一樓久不與世相接
以姓旣貴屏之不見姓求之再乃憑樓語曰吾與足
下前交之誼畢已子今以 新朝命爲貴人爲達官
則子自有子事吾以老朽入山則弗敢更與世俗交
姓復請其所著曰吾身將隱焉用文舉舊著經學諸
書命奴子畀諸日子自署名毋署爲吾業後遂不復
相見年七十餘卒無子著述椒佚多不傳
摭遺曰以上二傳爲蕭然山下三高士也不才以
勘補之事厲蕭之城南草堂卽大敬先生支孫孝

廉聘珍居孝廉與吾族父備之先生爲同歲生初聞孝廉從父鶴松町丈言大敬先生高隱之節因彙撮其詞與徐徵君徽之作合傳焉

乙酉丙戌間將相草靡邦殄人亾旣而豎掌支天者旋起旋仆就歿如鶩吳浙江閩士已畧紀之矣卒未有恬歿藏名憫默沉苦如畫網巾先生者

畫網巾者名位鄉里皆不可稽其初同二僕潛跡邵武光澤山寺中作苦觀變衣冠儼然久之聲影漸露

將池鳳鳴訊其里居姓名默不答鳳鳴偉其狀戒部卒曰謹事之去而網巾無以惑衆足矣明日自索網巾無有盥櫛畢則謂二僕曰得筆墨否爲我畫網巾額上僕問故曰衣冠本歷代舊制網巾則大明創制也卽歿可忘明制乎於是二僕爲之畫畫已乃加冠二僕亦復交相畫軍中譁然笑之共呼之曰畫網巾云是時適有四大營之亂四營者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也自盛始爲王得仁裨將得仁據江西反正後敗歿自盛亾入山糾召殘卒及賊之無賴者

衆逾萬人借義聲曰恢復一時名德如督師侍郎揭
重熙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顧攻取無策徒鳥徒江
閩界所經地毛如洗飛走皆盡流毒諸村落者二年
庚寅夏江閩之師合勦之四營潰池鳳鳴因詭稱爲
俘獲畫網巾者獻之閩督楊名高楊鞬之欲生之見
所畫網巾固歷錄然笑置不問旣就檻車至泰寧楊
猶欲諭之降因謂楊曰左路總兵王之綱吾舊識就
彼決之可乎楊喜卽遣遑之綱愕然乃曰吾固不識
公特從公索歿耳之綱窮詰里籍姓字殊苦喟然曰
吾忠未報國畱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畱姓名則辱
家國危不卽致身畱姓名則辱身若曹呼我畫網巾
吾卽此姓此名矣之綱抗聲曰天下大定一夫彊歿
何濟且改制易服歷代已然薙髮亦奚傷胡作此恠
鬼爲畫網巾者顧之而唾曰何許癡物網巾且不忍
去况髮乎歿已無多談語侵之綱益厲之綱怒曰明
亾填溝壑者莫名數庸渠皆俊物乎令先斬二僕遂
巡間羣卒捽之二僕瞋目叱曰癡奴吾豈怯歿者顧
歿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於是向先生再拜辭曰奴

得埽除泉下矣欣然受戮之綱復好謂之曰若豈有
所負乎不然義歿亦佳何堅自晦也曰我何負負明
耳一籌不掎束手就盡去婢妾無幾又以此易節烈
名吾笑古今之隨例就義者故恥不自述也檢袖中
有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創者曰此
樵川范生所贈今與汝遂挺然受刃于泰寧之杉津
泰人聚觀之所畫網巾猶班班在額上也泰之諸生
謝韓者收其遺骸瘞郭外之松窠山題曰畫網巾先
生之墓歲時謁奠如家儀其後泰人有召箕仙者箕
動如飛輒書曰我畫網巾也而終不名其幽靈蘊結
如此

據遺曰此傳得諸明文投讀中爲李世熊著是時
楊王追破四營報獲彘彘多有文秀儼毅顧盼暉
偉絕無鞿紉愁狀者豈亦畫網巾先生之流歟別
營有投降者當就卻武聽撫行至朱口有一魁獨
不肯前伸頸就其黨索殺曰吾熟思累日終不能
俯仰於官甯歿汝手其黨難之卽奮袂裂眦抽刃
相擬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黨乃揮涕刃之瘞

骨而去張自盛後就俘瀘溪山中揭傅亦歿四營
之黨於是乎燼

國史館藏

釋史據遺卷十四終

天保辛卯

